目　录

概说 ……（1）
外感发热证治 ……（7）
风寒袭表证 ……（7）
①伤寒表虚证 ……（7）
②伤寒表实证 ……（9）
③伤寒表实兼郁阳证 ……（10）
邪袭肺卫证 ……（12）
阳明胃热及燥实证 ……（14）
①阳明胃热证 ……（14）
②胃热伤津证 ……（16）
③阳明燥热实结证 ……（18）
少阳身热及兼证 ……（23）
痰热壅胸证 ……（26）
湿温身热证 ……（29）
热灼营阴证 ……（35）
三焦火热证 ……（41）
内伤发热证治 ……（44）
水亏火旺证 ……（44）
食积发热证 ……（47）

气虚发热证 …… (49)
真实假热证 …… (50)
气郁化火证 …… (54)
瘀血发热证 …… (55)

概　说

祖国医学所提出的各类退热方法，是根据发热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一种相应的不同治疗措施，以便获得退热的目的。我们在临证时，首先必须弄清和掌握发热的来龙去脉，方能应对自如，恰到好处。

中医所说的发热，它不是什么病名，而是临床常见的一个典型症状。临床常见，有的发热多出现在某种病变开始之际，有的发热则出现在某种疾病的演变过程之中，但也有在某些病变后期而出现发热的等不同情况。这就足以说明各有各的不同原因，各有各的不同变化，必须分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为了便于说明起见，无妨把它归纳为外感发热和内伤发热两个方面。

外感发热包括风寒和风热两类不同证型，并把身热证候也概括了，如阳明胃热及燥实证，少阳身热及兼证，痰热壅胸证，湿温身热证，热灼营阴证，三焦火盛证等类。内伤发热，则概括了水亏火旺证，食积发热证，气虚发热证，真寒假热证，气郁化火证，瘀

血发热证等类。

外感发热的形成原因，则与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密切相关，不能分割。当外邪侵袭人体的时候，太阳首先受病。但因人体有强弱，感受邪气有不同，所以，太阳病又有表虚与表实之分。前者由于患者腠理疏松，卫气不固，抗邪力差，一触风寒，则营卫不和，腠理不固，而产生头痛，发热，汗出，脉浮缓等证，前人称它为中风表虚证。治疗可用解肌祛风，调和营卫的桂枝汤退热。而后一种，则因其人腠理固密，抗邪力强，不易受病，病则感邪较重，所以，临证常以头项、腰脊强痛，无汗而喘，脉浮紧等证为特征，前人称它为伤寒表实证。治疗可用辛温发汗的麻黄汤退热。如果它在这一原发病证的基础上，而又出现烦躁症状时，则系风寒外束，阳郁于里的重证。治疗可用外解风寒，内清郁阳的大青龙汤退热。

若是外感风热，则与风寒伤表大不相同。温病学家吴鞠通氏一针见血的指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可知风热犯肺，则肺卫被遏，开合失司，故常以发热，汗出，口渴，干咳，脉浮数等证为特点。治疗可用辛凉解表的银翘散退热。

若是由于伤寒温病邪传阳明，或因失治、误治，耗伤津液，而转入阳明者，便可构成阳明里热实证。

《伤寒论》指出："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胃家实，包括两种不同情况：一为阳明无形之热亢盛，而肠中却无燥屎阻结，临床表现以大热，大汗，大渴，脉实大，舌燥黄等证为特点，前人称它为阳明经证。治疗可用辛寒清气的白虎汤退热。另一方面，则系阳明燥热与肠中糟粕相结，而形成燥屎阻塞不下，或热结旁流的实证。在治疗上，如病情较为轻浅的，可用泻热和胃的调胃承气汤退热。病情较为深重结实的，那就非用缓下泻热的大承气汤来退热不可了。

若是伤寒温病邪传少阳时，则与太阳伤寒不同。因为少阳既不在太阳之表，又不在阳明之里，而是羁留于半表半里的中间过渡阶段，故临床表现以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心烦喜呕，脉弦，舌薄白等证为特点。治疗可用和解寒热的小柴胡汤等方来退热。如兼阳明里实证的，那就是少阳与阳明同病的问题。治疗可用外解少阳，内泻阳明热结的大柴胡汤，或柴胡加芒硝汤退热。

若是高热持续不退，或痰浊壅结胸脘，心中温温欲吐，为病势向上之征，宜因势利导。治疗可用涌邪上越的瓜蒂散退热。

若是湿热阻滞于中，则以腹胀痞满，不思饮食，午后身热较著，脉濡，舌黄腻等证为特点。治疗可选

用三仁汤，或甘露消毒丹等方退热。

若是伤寒温病邪传营分，而热灼营阴，身热夜甚，烦躁不寐，甚则谵语，或斑疹隐隐。治疗宜清营透热，使从气分而解，可用清营汤加减退热。

如因营分热毒壅遏不解，而致发大头瘟重证者，治疗可用清营解毒，泻火凉血的普济消毒饮加减退热。

如因营血俱病，除与营分证候相同不计外，尚可出现谵语、神昏，或发斑疹，吐血衄血，前后二阴出血，舌绛无苔等证的，治疗可用清营凉血解毒的犀角地黄汤加减退热。并可酌情加服紫雪丹或安宫牛黄丸等药。

若是火邪燔腾，充斥三焦，则表里俱热，势如火燎。如火邪上犯神明，波及于脑，故谵语、神昏，狂躁不安。火邪下走，故大便秘结，小便涩痛。六脉数实，舌苔黄燥，均为火热反应之象。治疗可用泻火解毒的黄连解毒汤加减大黄退热。

至于内伤发热，则与外感发热是截然不同的。凡因内伤而引起发热的，其热度一般较低，常见多为低热徘徊，时作时止，但也有高热的情况出现。如结核病，功能性低热，以及其它慢性感染疾病等，多属于内伤发热范围。

祖国医学认为内伤发热，多因患者素体虚弱，阴阳、水火、气血俱虚所致。常见患者，因阴虚不能制火而发热者；或因热病经久不愈，而阴津被耗，引起发热者；或因失血过多，而阴血亏损不能济阳，阳气偏盛，而身热不休者。他如烦劳过度，或饮食失调，而致脾胃损伤，中气下陷，虚阳外越而发热者；或因精神刺激，肝气郁结化火；或因气滞血瘀，瘀血停留，郁而化热者。如此等等，均属内伤发热的范围。

举例来说，在伤寒温病邪热内传的过程中，最易导致阴亏，阴亏则不能济火，而心火偏亢，故临床常见身热，头痛，心烦不眠，两颧发赤，脉细数，舌赤少苔等证。治疗可用泻火滋水的黄连阿胶汤退热。

若是久病伤阴，阴虚则生内热，并且其热常在午后或夜间发作为甚。经日掌心烦热，喜触冷物，两颧发红，盗汗多梦，睡眠不安，脉细或细数，舌红少苔。治疗可用滋阴清热的清骨散，或青蒿鳖甲汤等方退热。

若是饮食劳倦伤中，则脾胃气虚，纳运不前，临床可出现肢困乏力，少气懒言，终日身热，时作时止，缠绵难除等证，李东垣氏称它为“气虚发热”。治疗可用健脾益气，升阳散火的补中益气汤退热。

若是阴盛格阳于外，则可出现里真寒（下利清

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外假热（身热，面色赤）的严重局面。治疗可用扶阳抑阴的通脉四逆汤退热。

若是食滞于中，则由于饮食不节，或因过食肥甘及生冷难消的食物，而形成宿食发热等证。前人常说，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一为水谷之海，一为气血生化之源。如脾胃受损，则纳运失职，升降不灵，最易酿成食积不消之候。如积之日久则化热，前人所谓："宿食发热"即指此等病证而言。它在临床表现为身热肢困，腹胀痞满，形瘦面黄，不思饮食等证。治疗可用消食导滞的办法退热。

若是由于瘀血内结而导致发热的，则其病在血分，故口舌干燥而不欲饮。瘀血停着之处，常表现为痛点固定，或有结块，脉沉涩，舌紫郁。治疗可用活血化瘀的桃核承气汤，或小柴胡汤加减退热。

为了便于掌握和临床运用起见，依据外感发热及内伤发热两方面的分类方法，并附介医案，以便参考。

外感发热证治

风寒袭表证

风寒侵入人体，最易引起发热，但有表虚与表实及表实兼证的不同。

1.伤寒表虚证：本证为风寒外袭，营卫失调所致。临床常见发热恶寒，头项强痛，恶风汗出，鼻塞涕清，脉浮虚，苔薄白等证。治疗宜解肌祛风，调和营卫。方药可用桂枝汤加减。

医案举例

患者王××，女，36岁。于1975年3月12日初诊。

证治：高烧四十天，曾住院治疗月余，因其效果不显而出院就医。诊得通体微汗，头不痛，项不强，但以恶寒为甚。身困形瘦，面色暗黄，咯痰量少、稠粘，六脉浮虚，苔薄白而润，体温42.3℃。证属风寒外袭，营卫不和。治宜解肌祛风，调和营卫。方药可用桂枝汤加味：

桂枝15克　　白芍15克　　生姜15克

炙草15克　　浮萍12克　　射干6克

桔梗9克　　大枣10枚

水煎，服二剂。

二诊：3月14日。

证治：通体汗出，营卫得和，体温降至正常范围，精神转佳，食欲渐开，但面体少色，举止乏力。当系病久初愈，正气未复之故。方药可用黄芪建中汤加味，以调理善后。

当归15克　　黄芪30克　　桂枝9克

白芍18克　　生姜9克　　党参15克

白术15克　　炙草9克　　大枣10枚

水煎，服六剂。

附记：患者在感风寒的第二天，即去咸阳某职工医院就诊。此院医生因其体温过高（42.3℃），便收院治疗。在住院三十多天的过程中，曾多次反复透视、化验，并无异常发现，体温每日晨后，在38℃上下，午后旋即上升到40——42℃之间。医生为了急速控制其发热，曾以青、链霉素作为常规治疗，按时肌肉注射。但结果未能如愿以达，体温仍是早降午升，数十天如一日，得不到明显改变，只好让病人出院就医。

1975年3月12日，我曾因同志们的推荐前去诊治。

诊察后的结果表明，患者从初病到现在，一直发热、恶寒，尤以恶寒为甚。六脉浮虚，舌苔薄白而润，通体时时汗出。从其脉证来看，似与《伤寒论》“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的主脉主证，如出一辙。所以，就决定给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并加浮萍助其汗出。加射干、桔梗，宣肺利气祛痰。如此连给两剂，而通体汗出，营卫得和，体温下降正常范围。继之，给以补中益气法调理善后，转趋正常。

2.**伤寒表实证**：本证为寒邪外束，营阴郁滞所致。临床证见发热恶寒，头项、腰脊强痛，无汗而喘，时时欲呕，脉浮紧，苔白润。证属伤寒。治宜辛温解表。方药可用麻黄汤，或荆防败毒散等方加减。

医案举例

患者：韩××，男，30岁。于1976年5月20日初诊。

证治：伤寒三日未解，头项、腰脊强痛，通体酸重，但有轻时，无汗而喘，脉浮紧，苔薄白。证属伤寒。治宜辛温解表。方药可用麻黄汤：

麻黄9克　　桂枝9克　　杏仁12克

炙草6克

水煎，服一剂。初服，汗出热退即愈，可停服。

附记：麻黄汤具有开腠理，祛风寒及宣肺平喘的功效。方中麻黄辛温，开腠理而发汗；桂枝通阳解肌，助麻黄发汗而祛邪外出；杏仁与麻黄相配，可增强宣肺平喘的功效；甘草调和诸药，亦能助桂枝通阳。方药仅四味，但组织谨严，力专效宏，确是治疗太阳伤寒表实证的主方。但由于药力峻猛，不可轻易浪投。如果需要使用它时，那就首先必须把《伤寒论》所说的："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痛腰疼，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的辨证准则熟读深思，方可应对自如，获得满意效果。

3.伤寒表实兼郁阳证：本证为风寒外束，阳郁于里所致。临床见证为发热恶寒，头项、腰脊强痛，无汗烦躁，脉浮紧，苔白或黄等。治宜外解风寒，内清郁热。方药可用大青龙汤。

医案举例

伤寒表实兼郁阳证之一

患者：张××，男，30岁。于1975年11月20日初诊。

证治：伤寒十日已过，头项强痛，无汗而喘，烦躁，口渴，脉浮紧，苔微黄质赤。为伤寒挟郁阳之证。治宜解表清里。方药可用大青龙汤：

麻黄18克　桂枝6克　杏仁12克　生姜9克

炙草6克　生石膏45克　大枣10枚

水煎，服一剂。初服，汗出热退痊愈，可停服。

伤寒表实兼郁阳证之二

患者：王××，男，21岁。于1975年12月6日初诊。

证治：夜半登厕冒寒，因而恶寒发热，无汗头痛，鼻鸣，干呕，但不喘不渴，大便如常，小便色黄，脉浮缓，舌苔白而微燥。衡量证情较轻，故以大青龙汤缩减其量为治：

麻黄9克　桂枝6克　生姜9克　杏仁9克

炙草6克　生石膏30克　大枣10枚

水煎，服一剂。初服，汗出热退、身凉痊愈，可停服。

附记：从上所录："伤寒表实兼郁阳证"医案两例的脉证来看，前例患者病伤寒十余日，曾经解热止痛及汗下兼施等法治疗，效果不理想，以致其病拖延时日，不能及时获愈。当然，对患者健康带来不利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却由于病人正气尚盛，抗邪力强，虽经汗下欠当的治疗，而病情始终仍羁留于太阳，并不曾因此酿成结胸，或其它不良之变。正因太阳伤寒未解，经气不利，营卫壅滞，故头项强痛，无汗而喘。阳郁于里则烦躁，胃受热灼故口

渴。脉浮紧，苔微黄质赤，均为表寒里热之象。从其脉证衡量，确与《伤寒论》三十八条："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的论治精神相符，故与大青龙汤治之。在方药煎成（将初煎药液，同复煎药液，混合在一起）之后，即令取全部药液之半服之，并复被取微似汗。不料，服后汗出、热退、身凉，转趋正常。例二，患者病起于夜半上厕冒寒，因而寒邪外束，故头痛无汗。寒邪犯肺，则肺气不利而鼻鸣，胃失和降故干呕。但因病情较前者为轻，故脉浮缓而不紧。不喘不渴，亦是表里受邪较轻的表现。正因为病情与大青龙汤证相符，但其病势较轻，故以大青龙汤缩减其量为治，仍是服用一剂药液之半而症状消失，转向痊愈。

邪袭肺卫证

风热初起，邪袭肺卫，临床常见发热，微恶寒，或不恶寒，遍体微汗或无汗，头痛口渴，干咳或不咳，脉浮数，苔白尖红等证征。属风热犯肺。治宜辛凉解表。方药可用银翘散加减。

医案举例

患者：张××，男，40岁。于1974年1月22日初诊。

证治：风热犯肺三日，发热恶寒，体温39℃，遍体微汗，肌肤灼手，口渴欲饮，咳呛不已，六脉浮数有力，苔白兼黄。证属风热。治宜辛凉解表。方药可用银翘散加减：

银花15克　　连壳15克　　薄荷6克
苇茎30克　　牛子9克　　桔梗9克
甘草6克　　竹叶12克　　黄芩9克
鱼腥草30克

水煎，服二剂。

二诊：1月26日。

证治：三进银翘散加减，身热顿去十之八九，但仍频频作咳，暗黄色粘痰。今拟宣肺清热。方药宜易麻杏石甘汤加减：

麻黄9克　　杏仁12克　　甘草6克
栝楼仁15克　　贝母9克　　鱼腥草30克
生石膏24克

水煎，服二剂。

三诊：1月29日。

证治：清热、宣肺、止咳，尚获显效，今虽咳咯粘痰，但次少量减，为病势良好转归，原方减量与之。

方药：原方石膏、鱼腥草各缩减为9克，麻黄减为3克。服二剂即愈。

附记：本证初起，即系风热犯肺，因而肺卫被遏，开合失司，故发热、汗出，微恶寒。邪热伤津，故口渴欲饮。肺受热灼，则气逆不降，故咳呛不已。脉浮数，苔白兼黄，均为风热之象，故与银翘散加减化裁。方中银翘、竹叶，清宣透热；牛子、桔梗、甘草宣肺止咳；薄荷、豆豉，辛凉透发；复协辛温的荆芥，以助祛邪外出之力。因为邪热最易伤津，故重用芦茎，生津止渴，今又加入黄芩、栝楼仁、鱼腥草等药，以便增强清热解毒及润肺豁痰的功效。药进三剂，身热基本消失，体温下降至37.8°C。但仍咳吐粘痰，时时气逆作咳。故在复诊时，方易麻杏石甘汤清热、宣肺、止咳为主，并加栝楼仁、贝母、鱼腥草，以助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祛痰之力。尽剂后，症状消失，归于痊愈。

阳明胃热及燥实证

1.阳明胃热证：本证系邪入阳明，胃热亢盛所致。临床见证为头痛面垢，口鼻干燥，壮热大汗，烦渴引饮，脉洪大而实，舌苔黄燥质赤等。治宜辛寒清气。方药可用白虎汤加减：

医案举例

患者：王××，男，农，32岁。于1974年8月5日初诊。

证治：伤寒四日未解，寒邪化热，病转阳明，壮热（体温39.8°C）烦渴，喜凉厌热，遍体汗出，谵语气粗，喘喝不安，撩手扬足，揭衣去被，脉实大，舌苔黄燥，两边尚润。证属阳明经热。治宜清热解表。方药可用白虎汤加大青叶：

知母24克　　粳米9克　　甘草9克

大青叶30克　　生石膏30克

水煎，服二剂。米熟汤成，每四小时服一次。

二诊：8月6日。

证治：热退身凉，脉形近和，但觉心烦，气逆，温温欲吐。为余邪作祟，宜竹叶石膏汤加减，以调理善后：

竹叶15克　　半夏9克　　麦冬18克

炙草9克　　粳米9克　　沙参30克

石斛12克　　生石膏30克

水煎，服二剂。

附记：伤寒三日，正当寒邪传经之时，复因误服大量辛辣（辣面半两，生姜一两，葱白三寸）的东西，意欲发汗，而汗反不得出，终则导致寒邪化热，病转阳明。阳明胃热炽盛，故身热如焚，烦渴引饮。火性炎上，则扰神明而谵语。热壅于肺，则肺气失宣而上逆。热迫于肺，故呼吸气粗，喘喝不安。热为阳

邪易动，故掷手扬足，揭衣去被。脉实大，苔黄燥，均为阳明里热亢盛的表现。正因为阳明里热燔腾，所以就采用辛寒清气的白虎汤，并加大青叶清热解毒。连与三剂，而热退身凉，体温下降正常范围。但由于余热作祟，尚见心烦，气逆欲吐，此与《伤寒论》"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竹叶石膏汤主之"的论治精神相符，故给此方数剂，余热得清，症状消失。

2.胃热伤津证： 暑热直犯阳明（体温常在39—40℃上下波动），烦渴引饮，头痛汗出，甚则谵语神昏，掷手扬脚，揭衣去被，大便焦臭，小便色赤，脉大而若或大而虚，舌苔黄燥质赤。证属暑热伤及阳明。亟宜清热生津。方药可用白虎加人参汤加减化裁。

医案举例

患者：张××，男，29岁。于1974年7月9日初诊。

证治：长途奔于烈日之下，中暑身热（体温40℃）汗出，烦渴引饮，头痛欲裂，间或出现谵语，大便味臭，小便色赤，脉大而虚，舌苔黄燥。证属暑热伤气。治宜清热生津。方药可用白虎加人参汤加减化裁。

知母24克　　甘草6克　　粳米9克

沙参30克　　花粉30克　　生石膏45克

大青叶30克

水煎，服二剂。每剂药煎成，分两次用，每四小时服一次。

二诊：7月11日。

证治：热退身凉，烦渴顿已，但觉心烦、腹泻，不思饮食，以调胃承气汤和之。

大黄9克　　芒硝18克　　甘草30克

水煎，服一剂。当茶饮。

附记：暑为阳邪，最易伤人元气，故一般在中暑之后，其脉象之表现，多为洪大而虚，或洪大而芤，《甲乙经》上说得好："热伤气，不伤形，所以脉虚也。"本证患者，原因长途奔于烈日之下，暑热直犯阳明，以致阳明胃热炽盛。其热充斥于外，则身热如焚，不恶寒，但恶热。热迫津泄，则遍体汗出。胃热耗津，故烦渴引饮。邪热下移于肠，则大便奇臭；下侵膀胱，故小便色赤。脉洪大而虚，舌苔黄燥，均为暑热耗伤气液所致，故采取白虎加人参汤清热益气生津。但因方中人参昂贵，故代之以清热生津的花粉、沙参，并加入大青叶以助清热解毒之力。药尽两剂后，热退身凉，烦渴消失。但由于心烦腹满，不思饮食，故给调胃承气汤，以清除其余热而安。

3.**阳明燥热实结证**：本证为阳明里热蒸腾，燥实内结所致。临床见证为身热汗出，头痛在前，腹满且痛，按之痛甚，甚则谵语神昏，烦躁不安，大便秘结，或热结旁流，泻利直出，小便色赤，脉沉实，苔黄燥等。治宜清热益气生津。方药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程度，而选用三承气汤：

医案举例

胃热燥实多汗证

患者：刘××，男，28岁。于1975年8月5日初诊。

证治：病原于太阳，曾经汗下俱施，七日不得解，终致津伤化燥，转为阳明里实。证见身热头痛，遍体汗出，脐周慢痛，但拒按压，心烦欲吐，不思饮食，小便色黄，大便三日未行，间有谵语之象。体温39.5℃，白血球13000，中性80%。脉实，舌黄燥质赤。证属阳明三急下证之一。遵仲景法，给大承气汤：

大黄15克　　枳实15克　　芒硝12克

厚朴24克

水煎，服一剂。先煎枳实、厚朴，后下大黄，以药液冲化芒硝。分两次服完。

二诊：8月6日。

证治：泻下酸臭焦黄稀粪，腹痛得已，身热得除。

但觉头面烘热如醉，当系余热上扰，给栀子豉汤加减：

栀子9克　　淡豆豉30克　　龙骨12克

牡蛎12克　　大黄3克

水煎，服一剂即愈。

附记：患者在初病太阳伤寒的时候，只要当时予以辛温解表的办法治疗，自可获得一汗而解的目的。但由于我在当时不曾考虑到这方面，所以，就自然而然的违反了伤寒先表后里的治疗规律，竟贸然予以汗下并施的办法，以致正气受挫，津伤化燥，病转阳明。燥热与肠中有形之糟粕相结成实，影响府气通降，故绕脐疼痛，大便三日未行。且因燥屎阻结，其热不得下走，反而迫津外泄，汗下如雨，如此交相为病，恶性往来，确是威胁患者生命最严重的一关。所以，《伤寒论》对如此病证的治疗再三强调“宜急下之。”意思是急下可以存阴，当属刻不容之举。所以，就采取大承气汤急夺其燥热，以存其阴。尽剂后，热退身凉，便通汗止，体温及血象俱转正常范围。但觉头面烘热如醉，当系余热上扰所致，故采取栀子豉汤清热透邪，加龙牡敛阳归根，少佐大黄导热下行，一剂而安。

热结旁流证

患者：李××，男，17岁。于1970年9月24日初诊。

证治：病起于太阳伤寒，两日后传入阳明，头痛发热，遍体汗出，心烦腹满，不思饮食，下泻焦黄稀水，呈喷射状而出，体温40℃，六脉滑实，舌苔黄燥。证属阳明胃热蒸腾于外，下移于肠所致。治宜泻热和胃。方药可用调胃承气汤：

大黄9克　　甘草24克　　芒硝18克

水煎，服一剂。当茶饮。

二诊：胃燥得清，身热得除，腹满下利止。但觉阵发性心烦，食欲仍不开，再给原方，以除余热。

原方一剂，煎服法同前。

附记：患者在得病之初，原系太阳伤寒，但因热多寒少，寒邪迅即化热，传入阳明，故形成阳明里热炽盛兼热结旁流之候。阳明里热炽盛，复蒸腾于外，故身热蒸蒸，肌肤烙手。其热随经上扰，则头痛心烦；迫津外泄，故汗出；下与肠中糟粕相结而内实，故腹胀痞满，不思饮食。且因燥结内实，迫津从旁下泄，故下利清水，呈喷射状而出。六脉滑实，舌苔黄燥，均是阳明里热反应之象。从其患者脉证所反应的情况来看，似与《伤寒论》三百二十一条："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大承气汤主之"的论治精神相符，在治疗用药

上，本来考虑应该用大承气汤，急下存阴。然而，却因其人发热汗出，心烦腹满，不思饮食等证，与《伤寒论》二百五十条，调胃承气汤证所示“蒸蒸发热者，属胃也。”以及“心烦”、“腹满”（见二百一十二及二百五十一条）等证的论治精神相符，故首先决定与泻热和胃的调胃承气汤为治。所幸药与两剂之后，而热退身凉，心烦腹满消失，下利亦止。

热结旁流证

患者：田××，男，3岁。于1964年10月5日初诊。

证治：热结旁流，府实无疑。七日来屡医不能根治。诊得脐周少痛，重按则皱眉哭叫，并急以双手支拒，当系胃热实无疑。兼之每日下泻污色清水多次，呈喷射状而出，身热，不恶寒，体温38℃，面色油垢，口气极臭，脉滑实，苔白兼黄，舌体色赤，指纹紫郁，直上气关。证属阳明燥结内实，水液从旁迫出。治宜急下存阴。方药可用大承气汤：

大黄3克　　芒硝6克　　枳实3克

厚朴3克

水煎，服一剂。分三次服。如初服热除利止，停后服。

二诊：10月6日。

证治：服大承气汤三分之一后，燥热得除，腹痛得定，下利得止，继给桔梗汤协养阴药调理善后：

桔梗9克　　甘草6克　　熟地3克

山药9克　　白芍3克

水煎，服一剂。分三次服。

附记：《伤寒论》三百二十一条指出："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此条为少阴病中三急下证之一。后世医家因其病位转向阳明，故又称它为热结旁流证。换句话说，就是燥结于肠，迫使水液从旁下泄，故泻利清水直出，势如放箭。但究其形成原因，无疑是阳明里实，燥屎阻塞于肠所导致的结果。因其胃家俱实，故采取通因通用的大承气汤退其燥结。燥结除，则利自止，是一种探本求源的治法。我在临证时，常用如此之方，来医治如此之证者病例较多：（十有八九都是小儿），都是采通因用通用的大承气汤治之。从其临床所医治的百余病例来看，他们都是在服用大承气汤之后，而获得满意效果的。在整个病例中，其中大部分在服用此方之后，并不曾泻下，但见精神好转，乳食进步，二三日不曾大便，继则转为条粪而愈。其中也有少数病例，因服用此方后，由泻清水而转为溏粪，继又形成条粪而愈。甚至不曾见到某些病例因服此

方，而出现下泻不止的毛病。今先择录临床医案两例（指上述热结旁流证两例），就可见其一斑。

少阳身热及兼证

证见头晕目眩，口苦咽干，寒热往来，或呕吐发热，胸胁苦满或痛等。证属少阳。治宜和解。方药可用小柴胡汤加减。如少阳兼阳明里实者，可酌情选用小柴胡加芒硝汤，或大柴胡汤等方。

医案举例

少阳半表半里证

患者：卢××，男，25岁。于1975年6月4日初诊。

证治：身热多在傍晚较甚，胸胁苦满，六脉弦滑，苔白微黄。为少阳与阳明同病。治宜助其少阳枢机，使阳明之邪外出。方药可用小柴胡汤加减：

柴胡24克　　黄芩9克　　半夏9克

甘草6克　　生姜9克　　僵蚕9克

蝉衣9克

二诊：6月26日。

证治：少阳病证已解，但腹痛绵绵，不思饮食，脉弦缓，舌白而润。证属中阳受挫，证转虚寒。治宜

温中、散寒、补虚。方药可用黄芪建中汤加当归：

桂枝 9 克　　白芍18克　　生姜 9 克

炙草 6 克　　当归12克　　黄芪12克

大枣10枚　　饴糖30克

水煎，服二剂即愈。

附记：本证在发生的开头，曾出现少阳与阳明交病的复杂情况。但由于胸胁苦满是少阳的主证，脉弦是少阳的主脉，而阳明潮热仅是反应的次要问题。所以，就应当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助其枢机，而阳明潮热则可随之外解。当时，由于考虑其人正气未虚，故去方中的人参；因其外热较盛，故加僵蚕、蝉衣，以调整升降，俾热外解。尽两剂后，而少阳证已解，寒热已和。但因患者素体阳虚，服此稍具偏寒的方药（如方中柴胡、黄芩、蝉衣等），势必重虚其阳，而出现腹痛绵绵，肢困神疲，不思饮食等类虚寒征象。正因病转虚寒，所以，方易黄芪建中汤补虚散寒为主，并加当归养血活血，症状消失，病转痊愈。

少阳阳明府实证

患者：李××，男，30岁。于1954年9月4日初诊。

证治：少阳病两日未解，热邪传入阳明，故形成少阳、阳明同病。证见两侧头痛，心烦呕恶，寒热往

来，心下满痛，大便不利。体温39°C，白血球14500，中性80%。脉弦数有力，舌苔黄腻质赤。证属少阳阳明府实证。治宜和解少阳，兼通阳明。方药可用大柴胡汤去大枣：

柴胡24克　　黄芩9克　　白芍9克

半夏9克　　生姜9克　　枳实12克

大黄9克

水煎，服二剂。

二诊：9月8日。

证治：少阳得和，阳明里实得通，体温、血象均转正常。但腹满心烦，食欲不开，治宜清热除烦，宽中散满。给栀子厚朴汤：

栀子9克　　厚朴12克　　枳实9克

水煎，服二剂即愈。

附记：患者病起于少阳伤寒，两日后病邪入阳明，遂形成少阳、阳明同病。临床见证为寒热往来，头晕头痛，心烦呕恶，心下满痛，大便不利等。因为正邪分争，邪气入里则寒，阳气外出则热，故寒热往来。其热上冲，故头晕头痛，心烦呕恶。今少阳邪热兼犯阳明，以致阳明里热壅滞，府气不通，故心下满痛，大便不利。脉弦数，舌苔黄腻质赤，均为少阳、阳明里热反应之象。从此病发生及发展整个过程来

看，与《伤寒论》一百〇六条："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的论治精神相符，故给大柴胡汤和解少阳，兼通阳明为治。因恐方中大枣滋腻恋邪，故去之不用。如此连给两剂，而两阳同病得解，但因余热留中，而心烦腹满，不思饮食，故在复诊时，方易栀子厚朴汤清热消烦，宽中散满而安。

痰热壅胸证

证见高热不退，痰浊壅阻胸胃，心下温温欲吐，寸浮关沉，苔白兼黄。治宜涌吐痰涎，使邪热从上越出。方药可用瓜蒂散。小儿高热不退，但形体壮实者，亦可用此吐法退热。

医案举例

外感风热兼痰实证

患者：赵××，女，1岁。于1973年2月5日初诊。

证治：外感风热，肺卫失宣，身热烦躁。体温38°C，痰浊阻胸，呼吸不利，按之心下痞满微痛，温温欲吐，大便酸臭，小便色赤，指纹紫郁，直透气关，脉数滑，舌苔白而微黄。证属风热挟食滞。所幸形体

壮实，治宜一·鼓越之使出。方药可用瓜蒂散：

瓜蒂0.9克　　赤小豆0.9克

共研成细末，取0.3克，以香豉6克煎汤冲下，得吐，停服。

二诊：当日。

证治：晨后药下，俄倾即吐，通体汗出，热退身凉，但有轻度烦躁之象，给调胃承气汤和之：

芒硝3克　　大黄1.5克　　甘草9克

水煎，服一剂。当茶饮。

风热兼痰实证

患者：尤××，女，1岁。于1974年8月4日初诊。

证治：温邪犯肺，身热小汗出，以午后为甚。时欲饮水，但量不多，痰鸣气粗，乳食不下，经日温温欲吐。脉滑数，指纹紫郁，直透气关，舌苔白而兼黄。治宜涌邪上出，可用瓜蒂散：

瓜蒂0.9克　　赤小豆0.9克

共研为细末，取0.3克，以香豉6克煎汤冲下，得吐，停服。

二诊：当日。

证治：药下即吐，遍体小汗，热退身凉，但仍烦躁，不思乳食，给调胃承气汤和之：

芒硝1.5克　　大黄0.9克　　甘草9克

水煎，服一剂。当茶饮。

附记：《伤寒论》一百七十一条说："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上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恽铁樵医师，对瓜蒂散的临证应用，确有独到之处。他说："凡为病日浅，正气未虚，邪热内攻，生理起反应而呕者，皆可吐也……"。

从以上所选录的医案两例来看，它们彼此在形成原因及病理变化方面，均属风热犯肺，肺失肃降，痰涌气逆所致。然而，它们彼此在临床表现方面，都有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地方。

在前一个患儿在得病之初，确是外感风热兼挟痰实所引起的。从其临床表现分析，原因风热犯肺，肺卫失宣，热郁不解，故身热<体温38.9℃>烦躁，痰涌气逆。上冲，则溢溢欲吐。下移，则大便酸臭，小便色赤。脉数滑，苔白兼黄，又加上指纹紫郁，均为风热反应之象。所以，就采用瓜蒂散涌邪外出。吐后，通体小汗，热退身凉，体温正常。继给调胃承气汤清热除烦，症状消失，乳食自若。而后一个患儿在得病之初，同样是风热犯肺所导致的结果。正因为它们的病证基本相同，所以，对本证的处理，也是采取

瓜蒂散治疗。服后，倾刻吐出痰涎，继而遍体微汗出，热退身凉，复给调胃承气汤清除余热而安。

湿温身热证

湿热阻中，不易速除。身热多在午前不扬，午后则较高，胸闷小汗，胃满不思饮食，头重如裹，肢困面黄，脉濡舌黄腻。治宜宣肺利气，清热化湿。方药可用三仁汤，或藿朴夏苓汤等方。

医案举例

湿温身热证

患者：刘××，男，15岁。于1957年8月20日初诊。

证治：头晕身热，纳呆近一月。医院曾作肥达氏试验及血常规等项化验，认为符合伤寒病指征，当即收院治疗。治疗将近一月，体温一直在38.5—42℃上下回旋，不能控制，因而邀予会诊。会诊结果表明，患者头晕身热，体温42.2℃，腹胀痞满，肢困面黄，遍体小汗，腹中隐痛，不思饮食，六脉浮虚，苔白质淡。证属湿阻中焦，热留于外。方药可用宣肺利气，清热化湿的三仁汤：

厚朴9克　　薏米30克　　竹叶9克

滑石9克　　半夏9克　　杏仁9克

通草6克　　银花9克

水煎，服三剂。每剂煎成后，分两次用，每四小时服一次。

二诊：8月22日。

证治：药后身热顿定，体温下至正常范围，脉形虚缓，苔白微腻，仍按原方加减：

原方去银花。加白术、白叩。服三剂，每四小时服一次。

三诊：8月24日。

证治：腹仍胀满，食欲仍不佳。今拟健脾燥湿，消胀散满，方易枳朴六君子汤加白叩：

党参9克　　白术15克　　炙草6克

半夏9克　　陈皮9克　　茯苓12克

厚朴6克　　枳壳3克　　白叩9克

生姜、大枣为引。

水煎，服三剂即愈。

附记：患者刘××，曾于1957年6月开始发病，头晕食呆，发热，微恶寒，口苦咽干，嗜卧怕动，体温38.5℃。医院初步怀疑：

（1）乙脑。

（2）贫血兼外感。

当时，由于原因尚未查明，故采取一般对证（解热发汗）疗法，效果不显。第二日病情加重，高烧，谵语，卧床不起。正当家人惶恐之际，那知患儿之弟又突然高烧，经医院初步诊断，认为兄弟两人所患俱为伤寒。当即作肥达氏试验。患儿兄弟俩反应为：$^{H}/_{40}{}^{++}$—$^{1}/_{320}{}^{++}$，其它阴性。血常规：大儿反应为白细胞总数4600，多核细胞40%，嗜伊红细胞"○" N＝N，淋巴细胞40。次子反应为白细胞总数6350，多核细胞52%，淋巴细胞45，嗜伊红细胞"○" N＝N（＋）。

医院基于上述检查情况，始确诊患儿兄弟两人俱为伤寒病。大儿体温为39.8℃，次子为40.2℃，均给以高糖加氯霉素静脉注射及口服四环素、氯霉素等药，体温始终未能得到控制，家属甚为惶恐。8月20日中午时刻，邀我去会诊。会诊结果表明，患儿兄弟俩，经日表现头晕身热，腹胀痞满，不思饮食，遍体微汗，腹中隐痛，面色暗黄，六脉浮虚，苔白质淡。据此，中医辨证为湿温。病因湿邪阻中，气机不畅所致。湿为阴邪，阳气被遏，故痞满纳呆，腹中隐痛。湿困脾阳，热留于外(肌表)，故肢困面黄，身热汗出，体温多在午后升腾。六脉浮虚，舌白质淡，均为湿邪反应之象。从其整个发病过程来看，当系湿热交相为

症，湿阻于中，热留于外之候。治可宣肺利气，清热利湿。因为患儿兄弟俩的证情相类似，故均与三仁汤加银花。是日傍晚开始服药（每四小时服一次），天晓热退身凉，体温降至正常。但因为病较久，脾阳尚未尽复，湿邪仍在作祟，故肢困神疲，腹满食呆，确是形成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故在复诊时，则去掉原方中甘寒的银花，而加入白术、白叩，以加强温中健脾化湿之力。如此给予二剂，患者虽觉腹胀，但饮食倍增，精神转佳。此外，嘱其注意饮食，并给枳朴六君子汤加白叩，健脾和中，消胀散满而安。之后，因家属对饮食不曾注意，因食复发数次，体温略见上升，所幸均与三仁汤加减而症消失，复查肥达氏反应无异常，痊愈出院。

湿热发黄证

患者：张××，男，48岁。于1976年8月1日初诊。

证治：湿温三日，烦热微汗，胸腹胀闷不爽，时欲漱水，但不欲咽，遍体微发黄色，尤以巩膜黄染为甚，大便尚可，小便色如浓茶，脉弦数，苔黄腻。证属湿热阻中，影响胆汁逆行入血所致。治宜清热化湿，利胆消黄。方药可用三仁汤加味：

叩仁9克　　杏仁9克　　薏仁30克

通草6克　　滑石30克　　厚朴9克

半夏9克　　竹叶15克　　茵陈30克

板蓝根15克

水煎，服三剂。每剂煎成后，分两次用，每四小时服一次。

二诊：8月6日。

证治：药后遍体小汗，烦热顿平，胸腹痞满稍减，但仍不思饮食，遍体黄染略退，小便混浊而黄，脉仍弦数，舌腻略退。湿热略解，仍宜清化，仍给原方。

原方三剂。

三诊：8月9日。

证治：胸闷觉宽，腹满亦减，尚可进食，但量不多．黄染减退十之七八，大便正常，小便色黄而清，脉仍弦数，舌苔黄腻渐化。湿热又有所松减，仍守原方为治。

原方三剂。

四诊：8月13日。

证治：胸腹痞满消除，已能进食，黄染又有所减退，大便微溏，小便色黄量少，脉仍弦数，舌白腻略黄．证转湿多热少。方药可易用茵陈五苓散加减：

茵陈30克　　泽泻9克　　猪苓9克

桂枝6克　　白术12克　　伏苓12克

神曲9克　　麦芽12克　　莱菔子9克

水煎，服三剂。

五诊：8月16日。

证治：黄疸基本消失，精神好转，食欲进步，大便成条，小便色黄量多，脉弦缓，舌腻基本已化，再给茵陈五苓散加减：

原方去神曲、莱菔子，服二剂。

六诊：8月19日。

证治：黄疸已退，食欲仍欠佳，脉舌接近正常，给香砂六君子加茵陈：

党参9克　　白术12克　　茯苓18克

炙草6克　　陈皮9克　　半夏9克

茵陈30克　　生姜、大枣为引

水煎，服三剂即愈。

附记：患者形成黄疸的原因，主要由于湿热阻中，影响肝胆所导致的病变。湿热原系粘腻之邪，往往缠绵时日，不易速除。今患者因湿热留恋气分不解，郁蒸肌表，故烦热汗出，坐卧不宁。阻遏于中，则气机不畅，故胸腹痞满，不思饮食。影响肝胆，可使肝功反常（谷丙转氨酶280单位，麝浊12单位，黄疸指数50单位），胆汁逆行入血，滞于肉里，而形成黄疸

之候。湿热下注膀胱，故小便混浊，色如浓茶。脉弦数，苔黄腻，均为湿热反应之象。西医诊断为急性传染性肝炎，中医辨证为湿热发黄证（即阳黄），故给三仁汤加减为治。方中杏仁，宣肺、利气、化湿；竹叶，清热透邪，白叩仁，芳香、健胃、化湿；厚朴、半夏，安胃、散满、燥湿；通草、薏仁、滑石，淡渗利尿，可使湿热从小便去；并加茵陈，清热、利胆、消黄；板蓝根，清热解毒。共奏清热化湿，利胆消黄的功效。合计在前后诊治时，共给予此方约九剂，而胸腹宽畅，已能进食，黄疸基本消退。但由于舌苔白腻微黄，大便微溏，小便色黄量少，病已转为湿盛热微之候，因而方易茵陈五苓散利湿消黄，并加神曲、麦芽、莱菔子，以助脾胃运化，使湿邪无存留之机。此方连给三剂，而大便成形，小便量多微黄，巩膜尚有轻度黄染。所以，在五诊时，仍按原方加减化裁。约后诸证消失，但食欲欠佳，故从调理脾胃着手，方给香砂六君子汤加减而安。

热灼营阴证

临床证见身热夜甚，心烦躁扰，口舌干燥，但不多饮，或狂言乱语，或斑疹隐隐，脉细数，舌绛少苔。证属气分邪热不解，陷入营分所致。治宜清热解

毒，佐以凉血。方药可用清营汤加减。

若是时毒陷入营分，以致头面部红肿热痛，而形成大头瘟重证者，则宜普济消毒饮加减。

若是营血供病，而出现身热烦躁，谵语神昏，上下窍出血，脉细数，舌绛无苔等证者，方药可用犀角地黄汤加减。

如紫雪丹、紫宝丹、安宫牛黄丸等方，都可酌情选用。

医案举例

热灼营阴证（一）

患者：刘××，女，35岁。于1974年8月5日初诊。

证治：身热三日，入夜热甚，烦躁不安，但口不甚渴，斑疹隐约，间或出现谵语，体温39°C，脉细数有力，舌绛少苔。证属热灼营阴。方药可用清营汤加丹皮：

犀角1.8克（剉细冲下）		生地30克
丹皮9克	玄参9克	竹叶9克
麦冬9克	丹参9克	黄连6克
银花9克	连翘9克	

水煎，服三剂。每剂煎成后，分两次服，每四小

时服一次。

二诊：8月7日。

证治：身热基本消失，斑疹已退，已无谵语、烦躁之征。但因热毒波及血分，大肠脉络受伤，故粪便中杂有少许鲜血。证属营血俱热。方药可易西角地黄汤加味：

犀角1.8克（剉细冲下）　　生地30克
丹皮30克　　白芍12克　　银花15克
连翘9克　　地榆9克（炒）　　紫草9克

水煎，服三剂即愈。

热灼营阴证（二）

患者：田××，男，42岁。于1975年6月3日初诊。

证治：湿热化燥，深入营血，头痛谵语，身热夜甚，心烦不寐，不甚渴饮，鼻出鲜血，但量不多，大便胶粘不利，小便色赤，脉数滑，舌绛少苔。证属湿热化燥，，热灼营血。治宜清营、凉血、解毒。方药可用犀角地黄汤加减：

犀角1.8克（剉细冲下）　　白芍12克
生地30克　　丹皮12克　　大黄6克
黄连6克　　黄芩9克　　连翘9克

水煎，服二剂。每剂煎成后，分两次服，每四小时服一次。

二诊：6月4日。

证治：身热谵语清除，头痛大减，尚能入睡。每日鼻出血1—2次，每次见红三几点即过。大便仍较粘不利，但较前易下。脉仍数滑，舌质由绛转赤，已有白薄之苔。并系病情明显轻减，仍以原方加减：

犀角1.2克（剉细冲下）　　白芍12克

生地30克　　丹皮9克　　大黄6克

黄连3克

水煎，服二剂。

三诊：6月8日。

证治：热清神安，诸证消失，精神转佳，食欲进步，唯咏舌尚未完全恢复正常，给六味地黄丸状水制阳，调理善后。

六味地黄丸两合，按说明用。

附记：从以上所选录的医案两例来看，前者在病起之际，即系邪热陷入营分，热灼营阴所导致的结果。而后者在其病起之初，首先就显现出营血俱病的证候。尽管他们在病起之时，及其临床表现某些方面，虽有不相一致之处，但其热伤心营的机转，却是完全相同的。今就以例一患者为例，其病由于邪热入

营，灼伤营阴，故身热夜甚，烦躁不寐。营分有热，势必累及血分，所以，脉来细数，舌质绛而少苔。由于热窜血络，故斑疹隐隐。营通于心，营热则犯神明，轻则心烦不寐，甚则谵语神昏。根据温病学家叶天士氏“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治疗办法，而采用清营汤加减为治。方中犀角、黄连，清心营之热；丹参、生地、元参、麦冬，清营热而滋营阴；银花、连翘、竹叶轻宣泄热，可使营热转出气分而解。如此连给三剂，而身热基本消失，斑疹已退。神明已能自主，故无谵语烦躁之征。衡量全证，显系转趋欲愈之途。但因余热侵犯血分，大肠脉络受伤，粪便中杂有鲜血等异常现象。故在复诊时，方易犀角地黄汤清热解毒，凉血散血，并加紫草、地榆，以加强清热、解毒、凉血的作用；加银花、连翘，使邪热从气分而解。如此连给三剂，而余热得清，症状消失，转向痊愈。而后一位患者，则因邪热陷入营血，并且伤及阳络，而出现鼻衄之证，故用犀角地黄汤合泻心汤（即大黄、黄连、黄芩三味组成）进退化裁。连给五剂，而热毒得清，谵语消失，鼻衄已止。继给六味地黄丸滋水制阳，调理善后。

大 头 瘟

患者：王××，男，36岁。于1954年8月24日初

诊。

证治：温毒传入营分。其热蕴结于上，壅遏不解，故头面红肿热痛，高低不平，左睡则肿势偏左，右卧则肿势偏右，嘴唇因肿胀而向外突出，形如桶状，身热，微恶寒，体温38.5℃，口干舌燥，引饮不多，脉数实，舌质赤少苔。为热毒陷入营分，酿成大头瘟重证。治宜清营解毒，泻火凉血。方药可用普济消毒饮加减：

黄连6克　　黄芩9克　　连翘15克
元参12克　　乌勃3克　　牛子9克
升麻9克　　桔梗9克　　甘草6克
薄荷9克　　板蓝根15克

水煎，服三剂。每四小时服一次。

二诊：8月25日。

证治：头面红肿消散，身热清除，但其热毒壅结于左眼睑下方，而腐化为脓毒重证。除嘱患者去医院外科调治外，并给托里透脓汤加减，以调理善后：

生芪30克　　当归15克　　连翘9克
桔梗9克　　赤芍9克　　皂刺3克
山甲3克　　川芎9克　　甘草6克

水煎，服三剂。煎成后，加酒少许服下。

附记：大头瘟的形成，主要由于温邪传入营分，

热毒壅遏头面所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患者在此病初发的时候，首先表现为发热恶寒，肢体酸困，继则头面红肿，高低不平。其脉数滑有力，舌质绛少苔。从其发病后的整个过程来看，显系热毒传入营分，上壅头面所致。故给普济消毒饮清营解毒，泻火凉血为治。方中黄连、黄芩，清热解毒；连翘、薄荷、牛子，清热散风；马勃、板蓝根、升麻，消毒退肿；元参、甘草，泻火消肿；桔梗，引诸药上行，可使清热解毒，泻火凉血之力作用于局部。此方连给三剂，而身热已退，面肿基本消失，但于左眼睑下方，壅结腐化而形成溃疡。给托里透脓汤治疗，并嘱患者去外科诊治。经治疗十余日疮疡愈合，逐渐恢复健康。

三焦火热证

火热内传，波及三焦。证见身热如焚，烦乱不安，口舌干燥，便秘尿赤，甚则谵语，吐衄，身发斑疹，脉数实，舌黄燥质赤。证属三焦火盛。治宜泻火解毒。方药可用黄连解毒汤加减。

医案举例

患者：李××，男，32岁。于1968年7月10日初诊。

证治：身热烦躁，头痛面赤，口舌干燥，肌肤焰手，心中烦热，时欲饮水，大便秘结，小便涩痛，脉实大，苔黄燥质赤。证属三焦火邪燔腾。亟宜泻火解毒通肠。方药可用黄连解毒汤加大黄：

黄连9克　　黄芩9克　　黄柏9克

大黄9克　　栀子9克

水煎，服一剂。

二诊：7月12日。

证治：腑气得通，热毒因下，身热减去强半，今拟原方去大黄：

原方去大黄，服一剂。

三诊：7月13日。

证治：热退身凉，脉形近和，但余热扰胸，心烦难以安睡，遵仲景法，给栀子豉汤：

栀子9克　　淡豆豉30克

水煎，服一剂即愈。

附记：本证由于三焦火盛，表里俱热，故身热如焚，烦乱不安。火为阳邪，变化最速。上冲，则头痛面赤，心烦口燥。下走，则大便秘结，小便色赤而痛。其火扰动于中，则心烦难安，时欲饮水。脉大力实，舌黄燥质赤，均为火邪反应之象，故与黄连解毒汤加大黄。方中黄芩，泻上焦火热；黄连，泻中焦火

热；黄柏，泻下焦火热；栀子泻三焦火热从膀胱而出，并加大黄导热下行，使火邪从大肠而去。本方所用之药，都是一派苦寒的东西，它对泻火解毒通肠具有一定的疗效。现给患者此方仅两剂而火热顿挫，脉和身凉，继给清热除烦之栀子豉汤而愈。

内伤发热证治

水亏火旺证

多因素体阴虚，或久痛伤阴引起。临床证见身热心烦，彻夜不眠，两颧发赤，阵性烘热，脉细数，舌红少苔。证属水亏火旺。治宜滋水泻火。方药可用黄连阿胶汤。如系慢性骨蒸劳热者，可按其病情的侧重点不同，而选用青蒿鳖甲汤、六味地黄汤，或清骨散等方。如系阴虚劳热日久，但需要引火归原者，则宜七味地黄饮，或桂附八味丸等方。

医案举例

水亏火旺证之一

患者：魏××，女，27岁。于1969年4月2日初诊。

证治：身热颧赤，心烦不眠，脉细数有力，舌质赤少苔。证属水亏火旺，不得入寐。治宜滋水泻火。方药可用黄连阿胶汤加减：

黄连9克　　黄芩9克　　白芍12克

生地24克　　鸡子黄2枚

水煎，服三剂。煎成待温，拌入鸡子黄服下。

二诊：4月6日。

证治：肾水得滋，心火得降，但觉掌心灼热，给六味丸壮水制阳以善其后。

六味地黄丸五合，按说明用。

附记：《伤寒论》三百〇三条上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心中烦，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吴鞠通氏在《温病系辨》上，则进一步解释说："少阴温病，真阴欲竭，壮火复炽，心中烦，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在伤寒、温病邪热内传少阴的时候，则往往壮火复炽，灼及真阴，而出现心烦不安，甚至彻夜不得入寐。今患者所病，同样是邪热内传少阴，热灼真阴所导致的结果。正因为阴亏不能上济心火，而心火独亢，故心烦懊侬，反复难眠。脉细数有力，舌质赤少苔，均为阴亏火旺之象。从其病者所表现的脉证来看，与伤寒、温病所论述阴亏火旺的证情相符，故给黄连阿胶汤加生地。方中黄连、黄芩，清心消烦；白芍，滋养肾阴；鸡子黄，养营血，安心神；并加生地，以增强育阴凉血，滋养肾阴的功效。连给三剂，而水升火降，心烦得除，夜寐转佳，继给六味地黄丸壮水制阳，以除其余热。

阴亏火旺证之二

患者：郭××，女，27岁。于1973年8月4日初诊。

证治：经日身热，两颧潮红，体温38℃，形瘦神疲，心烦食呆，彻夜难眠。血检：血色素8克，红细胞295万，白细胞13300万。脉细数，舌质红少苔。证属阴亏火旺。治宜泻火滋水。方药可给黄连阿胶汤加生地：

黄连9克　　阿胶12克　　黄芩9克

白芍12克　　生地30克　　鸡子黄2枚分冲

水煎，服三剂。煎成后拌入鸡子黄分服。

二诊：8月9日。

证治：约后身热见退，失眠得安，精神转佳，食欲顿开，再给原方清之。

原方服五剂。煎服法同前。

三诊：8月14日。

证治：诸恙消失，神情自若，唯脉虚数，舌尖仍红，显系余热作楗所致。今拟壮水制阳，方药可给六味地黄丸调理善后。

六味地黄丸三合，按说明用。

附记：患者所病阴亏火旺之候，是比较严重的病变。在得病三月以来，经日身热，两颧发赤，形瘦食

呆，心烦难眠。兼之白细胞上升为13300万，血色素却下降为8克，红细胞为295万。显系水亏不能上济心火，火热伤耗阴血所导致的结果。脉细数有力，舌质赤少苔，均为阴亏火旺之象。因为其病与黄连阿胶汤证相符，故给黄连阿胶汤泻火滋水，并重加生地黄，以育阴凉血。前后共给八剂，而水升火降，症状消失，血检基本正常。继给六味地黄丸壮水制阳，调理善后。

食积发热证

食积中焦，腹胀痞满，不思饮食．经日低热，形瘦面黄，肢困乏力，鼻下烂赤，睡中咬牙切齿，口气酸臭，大便时干时溏。小儿则见指纹弯里。证属宿食发热。治宜消导食积，佐以清热。小儿可用保合丸或一捻金。大人可酌情选用槟榔四消丸。

医案举例

患者：田××，男，2岁。于1976年12月5日初诊。

证治：饮食不节，脾胃受损，食滞中焦，影响纳运。终日低热，肢困腹满，嗳气酸臭，大便时干时溏，小便色黄，指纹弯里，上透气关。证属食积发

热。治宜健胃消导。方药可用保合丸：

半夏9克　　陈皮6克　　茯苓9克

神曲6克　　麦芽9克　　莱服子9克

枳实6克　　鸡内金6克

水煎，服二剂。每剂分三次服。

二诊：12月7日。

证治：宿食得消，腹胀痞满得除，精神转佳，食欲进步。但未及匝月，其父携子又来就诊，仍为食积发热，唯腹胀痞满为甚，不时呻吟哭闹。从其病情的前后过程来看，似较前次为重，故用一捻金下之：

一捻金一包，红糖水冲下。

三诊：当日。

证治：大泻酸臭食物残渣，虽是身困嗜睡，但神情较佳，时欲索食，为病后良好转归。除嘱注意饮食外，继给消食导滞的保合丸，以调理善后。

保合丸一盒，按说明用。

附记：患儿由于饮食不节，脾胃受损，纳运失灵所致。在发病之初，仅感消化不良，表情欠佳。继之日久，则食滞于中，而脘腹胀满，肢困食呆。从而，脾胃升降受阻，故嗳气频作，大便干溏不一；且因沙热之气蒸发于外，故身热缠绵，久久不能消除。兼之指纹弯里，越上气关，确是食积无疑。故与保合丸消

食导滞，其病暂告缓解，嗣因饮食失慎，而旧患复作。一日午后，其父携子又来就医，方知仍系食积发热，但因食滞于中气机被阻，其腹胀痞满之苦，较前明显加重，故用一捻金下之，所幸腹满顿除，精神好转，继给保合丸调理而安。

气虚发热证

本证经日低热，缠绵难除，肢困神疲，纳运差减，少气懒言，头痛时作时止，脉弱舌淡。证属气虚发热。治宜李东垣氏甘温除热法。方药可用补中益气汤，或黄芪建中汤等。

医案举例

患者：李××，女，40岁。于1974年8月4日初诊。

证治：低热两月，缠绵难除，每日体温在37.5℃上下徘徊。终日头昏，举止无力，纳运差减，少气懒言，脉沉弱，苔白质淡。证属脾气不足，阴火用事。治宜健脾益气，升阳散火，佐以潜镇。方药可用补中益气汤加龟板：

柴胡6克　　陈皮9克　　白术15克
黄芪30克　　炙草6克　　升麻6克

党参15克　　当归9克　　龟板24克

生姜、大枣为引。

水煎，服八剂痊愈。

附记：本证的发热，常在劳累后复发或加重，体温保持在37——38℃上下。发病后的显著症状为：头昏食少，举止无力，纳运差减，少气懒言，脉弱，舌白等。从其所表现的脉证来看，与李东垣氏所论述"甘温除热"的补中益气汤证的机理及临床表现完全相契，故给补中益气汤健脾益气，升阳散火，并加龟板以育阴潜阳而安。方中黄芪、党参，补脾益气；白术、陈皮、炙草，健脾和胃；当归，养血；升麻、柴胡，升举清气；加龟板，育阴潜阳，导火归元。此方连服八剂，两月来的低热消除，逐步恢复健康。

气虚发热，是临床上常见的病证，往往缠绵岁月，不易拔除，影响健康甚大。根据本人的临床体会，只要见证与前辈医家李东垣氏关于对补中益气汤所论述的证治精神相合，就可径给补中益气汤，必可获得满意效果。切不可因其药味甘温，而不敢用它，那就极其错误了。

真寒假热证

证见厥冷，恶寒、蜷卧、腹痛，下利，身反热，

面反赤，脉沉微欲绝，舌白而润等。证属阴盛格阳之急候。治宜扶阳抑阴。方药可用通脉四逆汤等方。

医案举例

真寒假热证之一

患者：王××，男，30岁。于1974年10月4日初诊。

证治：素体阳虚，突然厥逆，里寒外热，少气蹉卧，面色皖白，腹中凉痛，脉沉微欲绝，舌薄白而润。证属少阴阴盛格阳之急候。治宜扶阳抑阴，通达内外。方药可用通脉四逆汤加味：

干姜30克　　附子24克　　炙草9克

故纸12克　　肉桂9克　　硫黄3克（冲）

水煎，服二剂。每四小时服一次。

二诊：10月6日。

证治：真阳得复，肢凉转温。但因阳复较猛，迫使浊阴下走，故突然暴烦下利，《伤寒论》称为“腐秽当去”之良好倾向，似宜静养，不可药治。但因病家索方心切，故与附子理中汤微温之。

干姜15克　　白术30克　　党参15克

炙草6克　　附子9克

水煎，服一剂即愈。

附记：患者素体阳虚，卫外不固，因而外寒直入少阴，致令少阴阳虚，阴寒内盛，格阳于外，故身热面赤，反不恶寒。四肢厥逆，腹中凉痛，是阳气衰微，不能通达四末所致。脉微舌白，面色皖白，均为阳虚反应之象。从其病情的整个过程来看，正与《伤寒论》三百一十七条："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的论治精神相符，故给通脉四逆汤，扶阳抑阴，通达内外为治。并加入硫黄、故纸，以增强温经壮阳的功效。初诊时，即给此方一剂，而阳复寒散，肢体转温。但由于扶阳之药量重——干姜30克，附子24克，而力较竣猛，故迫使腐秽下走，暴烦下利。乍一看，似乎病情有近恶化倾向，实质是阳复寒去的良好转归。《伤寒论》所谓"腐秽当去"，即指此等情况而言。正因为病情转向痊愈期，故小其制，给附子理中汤温中散寒而安。

医案举例

真寒假热证之二

患者：白××，女，42岁。于1976年8月1日初诊。

证治：寒邪直中少阴。少阴阳虚，寒邪直中，阴寒内盛，厥逆蹉卧，腹痛下利，身热，反不恶寒，六脉沉微，舌灰润。证属真寒假热之急候。治宜扶阳抑阴。方药可用大剂通脉四逆汤加减：

干姜60克　　附子30克　　炙草9克

肉桂9克　　故纸12克　　吴茱9克

水煎，服二剂。每剂煎成后，分两次服，每四小时服一次。

二诊：8月3日。

证治：阳复寒去，诸急消失，给六君子汤加干姜，以调理善后。

党参15克　　白术18克　　茯苓12克

炙草6克　　半夏9克　　陈皮6克

干姜9克　　生姜、大枣为引。

水煎，服二剂。

附记：本例仍是少阴阳气大虚，阴寒内盛，格阳于外的严重病变。厥逆蹉卧，腹痛下利为里寒；身热不恶寒为外热（假热）。里真寒为本，外假热是标，故给通脉四逆汤扶阳抑阴，以图其本。并加肉桂、故纸、吴茱，以增强扶阳抑阴的功效。如此连给两剂，而阳复寒去，肢体转温。继给六君子汤加减而安。

气郁化火证

证见肝气不舒，郁结化火，胸胁胀痛，身热心烦，午后较著，手掌灼热。平日性急暴躁，遇刺激则明显加重。脉弦数，舌苔黄。证属肝气郁结化火。治宜疏肝解郁清热。方药可用丹栀逍遥散，或四逆散加减。

医案举例

患者：刘××，女，40岁。于1974年8月4日初诊。

证治：头痛位于左侧，两颧时时潮红，午后身热较著，胸胁胀痛，口苦心烦，彻夜难眠，手掌灼热，喜触冷物。脉弦数，舌微黄。证属肝气不舒，郁结化火。治宜疏肝清热。方药可用丹栀逍遥散加减：

柴胡24克　　白芍15克　　当归15克
茯苓9克　　白术9克　　丹皮9克
山栀9克　　甘草6克　　香附9克
元胡9克　　薄荷3克

水煎，服三剂即愈。

附记：本证起于肝气郁结，脉络受阻，胸胁胀痛，但以右侧为最。肝郁日久则化火，火热上冲，故头晕目眩，口苦心烦，难以安睡。火热伤及阴血，则

手掌烦热，两颧反赤。脉弦数，苔微黄，均为肝郁化火之象。所以，即用丹栀逍遥散疏肝清热，并加香附调气，元胡和血止痛。如此连给三剂，而热退痛缓。继给原方四剂，症状消失，转归痊愈。

瘀血发热证

瘀血发热，多在夜晚为甚。证见口舌干燥，肌肤甲错，身有痛处，固定不移，或腹中积结有症块，面色灰暗，唇舌青紫，脉象细涩。证属瘀血发热。治宜清热祛瘀。如热多于瘀，迫血妄行，神热谵语，少腹积结，舌黄苔黄，脉沉涩，可用桃仁承气汤，或血府逐瘀汤。如瘀多于热，少腹硬满，小便自利，其人发狂，脉沉结，舌微黄，则可选用抵当丸，或抵当汤下之。

医案举例

瘀血发热证

患者：同××，女，30岁。于1973年10月5日初诊。

证治：身热38℃，入夜较甚，口舌干燥，但不欲饮，小腹满痛，状如针刺，每在月经来潮之前，其痛益增，经水下泄其痛则缓解。脉涩，舌边青紫。证属

热多瘀少之候。治宜清热为主，佐以祛瘀。方药可用桃仁承气汤：

桃仁30克　　桂枝6克　　大黄12克

芒硝9克　　炙草6克　　生灵脂9克

生蒲黄9克

水煎，服一剂。

二诊：10月7日。

证治：身热消除，瘀血下泄，其腹痛虽减，但仍拒按，当系瘀血尚未尽去之征，仍给原方下之。

原方服一剂。煎服法同前。

三诊：10月9日。

证治：瘀血下泄，身热消退，但腹痛绵绵，喜温喜按，肢困神疲，不思饮食，怔忡失眠，少气懒言。原因攻逐失过，其病由实转虚，由热变寒。亟宜改弦易辙，从温中散寒补虚着手。方药可用黄芪建中汤加当归：

黄芪30克　　当归15克　　桂枝9克

白芍18克　　炙草9克　　生姜9克

大枣10枚

水煎，服五剂痊愈。

附记：本证的形成原因，主要由于邪热伤及血分，其热与血相结，脉络受阻，血蓄不行，故少腹满

痛，状如针刺。每当月经来潮之前，生理起反应而祛逐其瘀血，故腹痛益增，这是可以理解的。脉涩是血流不畅；舌边青紫为瘀血之征。因此证属邪热与血相抟，缠结于少腹，而形成热多于瘀之候。所以，在初诊时，即给桃仁承气汤，以清热祛瘀，并加入失笑散（即蒲黄、灵脂二味），活血消瘀止痛。如此连给两剂，身热消失，瘀血下泄，腹痛虽减，但仍拒按，当系瘀血尚未尽去之征，故在复诊时，则又考虑再用原方攻逐，以期获得彻底解决的目的。但在结果上，却因攻逐较过，非特不能医其病，反致正气被耗，中阳受挫，从而其病由实转虚，由热变寒，故出现腹痛绵绵，且喜温按，肢困神疲，不思饮食，怔忡失眠等一派虚寒征象。因为证转虚寒，故用黄芪建中汤，温中、补虚、散寒，连用五剂而安。

瘀血发热证

患者：田××，女，21岁。于1973年12月10日初诊。

证治：伤寒三日，寒热往来，心烦干呕，经水来而又断，少腹滞痛拒按。体温38.5℃，白血球12000。脉细数，苔薄黄。证属伤寒邪热内传血室，其热与血相结而成。治宜和解寒热，凉血祛瘀。方药可用小柴胡汤加减：

柴胡24克　　黄芩9克　　半夏9克
生姜9克　　丹皮15克　　赤芍9克
桃仁9克　　红花9克　　生地15克
甘草6克
水煎，服二剂。

二诊：12月13日。

证治：寒热得解，瘀血消去强半，方易血府逐瘀汤。

当归9克　　川芎3克　　赤芍9克
桃仁9克　　红花9克　　川牛膝9克
桔梗6克　　枳壳6克　　柴胡9克
甘草6克　　生地9克　　黄酒少许（入药汁中）
水煎，服二剂即愈。

附记：患者在得病前一天，月事已来；既病之后，则经水下断，少腹凝滞作痛，状如针刺。显系邪热内传血室，热与血结所导致的结果。邪客血室，正与之争，影响半表半里之气，故往来寒热。瘀热结聚，则气机不利，故少腹凝滞作痛。其热上冲则心烦，犯胃则干呕。脉细数，苔薄黄，均为肝郁化火之象。从此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与《伤寒论》一百四十九条："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

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的论治精神相符，故给和解表里的小柴胡汤治疗为主。因为瘀热相结属实，故去掉人参、大枣，以免壅补恋邪。加桃仁、红花，利气活血；生地黄，滋肾凉血；芍药、丹皮，凉血消瘀。如此连给两剂，而寒热得和，瘀血消去强半。在复诊时，因为寒热已解，瘀血尚未尽去，故方易血府逐瘀汤，嘱服两剂，症状消失，转归痊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医退热法的临床应用
作者=吴禹鼎
页数=59
SS号=10059575
出版日期=1980年05月第1版